

# 彝銘淵雅說鐘鼎

于省吾評毛公鼎銘：「通體崇奧渾穆，淵古高卓，與殷

游國慶

盤、周誥，並美同風，吾人於尚書二十八篇之外，猶獲誦此等文字，不可謂非厚幸也。」

評宗周鐘銘：「淵奧宏朗，體勢駿邁，惟《詩》、《書》有此境界。」

## 楔子

在故宮豐富精美的展覽文物中，有幾件特邀眾賞的明星，當世界各地遊客湧入的觀光新世紀來臨，這些被媒體喧騰、群眾簇擁的寶貝們——如翠玉白菜、肉形石、毛公鼎、宗周鐘等，也不禁自覺呼吸困難，亟需喬遷大宅，以求解脫！

民國九九（久久）年，是長治久安的吉祥年。

我們將最熱門的翠玉白菜、肉形石遷居至寬闊的三〇二室，另加裝潢說明，籌設為一精緻小展。配以十八、九世紀的瑪瑙、玉髓等俏色巧雕，吉祥壽慶、花鳥人物、青蔬嫩肉：，包羅萬象，趣味盎然。因其量

材就質、妙造自然、巧奪天工，故顏之曰：「天人合唱」，一以紓解擁擠的絡繹人潮，一以重新宣揚這些無名匠人腕下：「永恆的巧思」。

我們也將毛公鼎、宗周鐘兩大老移請至寬敞的新齋館——三〇一室，額曰：「鐘鼎彝銘」，因其一為西周天子厲王胡，自鑄一百二十三字的樂

鐘極品：一是宣王的叔父重臣毛公受官封賞，鑄鑄有五百字的寶鼎實錄，都負載著華夏民族三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的「漢字」的演化神髓，所以附標為「漢字源流展」，用豐富的字形變化，訴說漢字從古到今，於篆、隸、草、行、楷各書體間的自然流變。

鼎有饌肉，滷以白菜，鼓鐘助興——這四器的錯綜搭組，令人奇想發噱！既「金、玉滿堂」、「子孫寶用」，不免編撰二冊小書，以廣流傳，巧雕由鄧淑蘋、張麗端兩位擔綱；鐘鼎則游國慶屬筆。鄧文「巧思」詳前，游文較多，茲選刊展覽說明並小書之部分文字，以饗讀者。

## 鐘鼎彝銘與漢字源流

中華文化奠基於夏、商、周三代，其文化重心的主軸是禮與樂，孔子曾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且以周公的制禮作樂，作為一生企慕與追尋的理想，可見其重要性。

三代禮樂文化的體現，除了傳抄的許多經書外，最珍貴的便是作為家

國重寶的銅器了。偌多的禮器（食、酒、水器）中，銅鼎允居首位；而樂器之林，鼉鐘例奉座上座，因祭典的陳祀與演樂，列鼎和編鐘是不可或缺的。

在銅器上鑄鑄銘文，述功紀德、以追孝祀享於宗廟，光宗耀祖、傳及子孫，是真切的當代實錄，可補傳抄史料的不足，故有銘的銅器，夙為學者所珍重。

「金文」指銅器上的銘文，因古時「金」也泛指黃澄澄的銅；銅禮樂器既以鐘、鼎為首，故亦名「鐘鼎文」。金文初見於商代前期，比商晚期的殷墟甲骨文還早，也是漢字發展史上的寶貴源頭。

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和宗周鐘，是故宮現藏最重要的兩件長銘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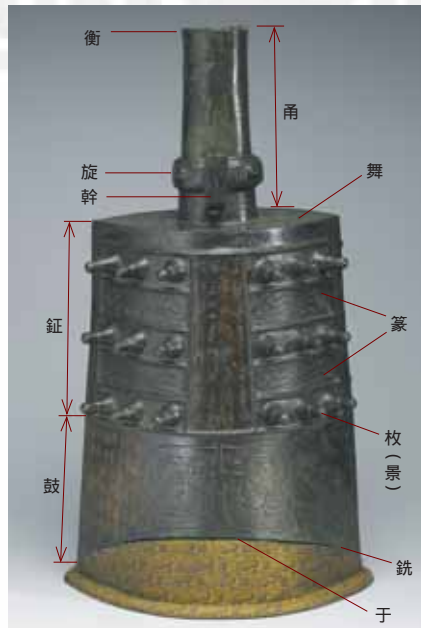
《宗周鐘》是傳世西周天子厲王作器，鐘銘百二十三字；「毛公鼎」則是西周宣王重臣所鑄禮器，具有歷來銅器最長的彝銘五百字，雖非漢字源頭，卻是篆形發展漸趨規範的集大成。兩器文字，不能概括所有漢字演變，然「嘗鼎一臠」、「聞鐘



商前期「耳高」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銘文在口沿

銘文前五段由「王若曰」、「王曰」領首的誥命，顯示出宣王亟求良佐的殷切期盼。第二段至第四段有連續多個「你不要」、「你不能」、「你不准」、「你別敢想」的強力命令句式，更透露了當時情勢的動盪不安，以及對毛公臨危授命的迫切要求。

毛公受周宣王冊命，統領朝廷百官，負責周王內外大小政及所有出入政令的布達，並兼管公族子弟教育、侍衛、軍事、內政等，實際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職，所以賞賜品也最為豐盛：玉禮器、佩飾、官服、車



半響」，也得以辨音知味，二器合計六百二十餘字的「鐘鼎文」，恰足作為探討漢字源流的題材，以申明華夏先民五千年文字遺產的奇妙與寶貴。

斯文在茲，謹以鐘鼎彝銘，藉頌漢字王國的無量壽慶云。

宗周鐘

西周晚期（厲王世）雨3 故銅2377  
高六五 六公分 寬三五 二公分  
銘文一百二十三字

〈宗周鐘〉，又名「猷鐘」、「胡鐘」，為西周厲王所製的祀祖樂器，造型嚴整、銘辭淵雅，是存世最重要的天子作器。

鐘身兩面共飾三十六枚高突的長

形乳丁，甬柄高直，氣勢莊嚴。銘文一百二十三字（重文九、合文三），自鐘體正中鈺部讀起，接鼓左，再轉至背面鼓右，作器者「猷」，《史記·周本紀》記周厲王名「胡」，「胡」「猷」二字音近可通，故學者推定器主為周厲王。

銘文意謂：厲王遵循文王、武王之德，勤奮於四域疆土的鞏固。時有南方的濮國之君，大膽來犯周土，厲王率軍親征，追至濮國都城，濮君於是遣使表示臣服，同時南方及東方的二十六個邦國代表，也隨同覲見。厲王為感謝上帝與百神的保佑，作此「宗周寶鐘」，以誌功勳、以陳宗廟奏樂，並祈先王降福子孫，永保四方太平。

宗周鐘於清代初期已入藏宮中，何時出土，未見著錄。一九七八年陝西扶風齊村出土「猷簋」，鑄銘一二四字，也是厲王胡精鑄的禮器，可與本鐘參證。

毛公鼎

西周晚期（宣王世）T101 中銅651  
高五三 八公分 口徑四七 九公分

飾、馬飾等等，其實賜之多，是金文中最高等級，可知其冊命職官之大。

毛公鼎銘文之最，非僅在字數之多、訓誥辭華之美，也在賞賜內涵之豐厚，天下第一重寶，可當之無愧。

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字）

說銘文

鑄銅作器，可以盛食，奉神饗客；可以奏樂，祀祖娛賓，還要刻鑄上銘文做啥？

銅器銘文最早出現在商前期的耳高和父甲爵（比商晚期甲骨文還早），「耳」是族徽，「父甲」是所祭對象（於天干的甲日祭父，故名「父甲」），顯然銅器當做家族的祭器，鑄上銘文，正可標示其祀祖傳後的重要性。

到商晚期時，在銅器鑄銘的風氣漸漸興起，約半數銅器鑄有簡單族徽或受祭者名。進入西周，周人尚文，鑄銘愈來愈普遍，字數愈來愈多，內容愈來愈廣，至中晚期（穆王以後）蔚為大觀：「祭祖追孝」、「征伐記事」、「執禮受賞」、「冊

銘文五百字

毛公鼎，腹內鑄銘三十二行五百字（其中重文十、合文十三、失鑄字二），是舉世最長的銘文。

傳於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前後，在陝西省岐山縣出土。經多次轉手秘藏，後移贈中央博物院，並隨故宮文物遷轉，渡海來台。

西周厲王晚年政策失當，諸侯叛王，厲王被流放彘地，開始所謂的「共和時代」，此時新舊派諸侯鬥爭不斷，故宣王即位之初，憂心忡忡。鼎銘說：「四方大縱不靜」，或即指當時的動亂局勢。



命典儀」、「訓誥命官」、「契約銘證」、「訟罰律令」、「陪媵聯姻」等，豐富多元的內容，使金文由「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昇華為一手的珍貴史料。

銘文演變表：

商晚期	乃孫作祖己
西周中期	其永寶用
西周晚期	子子孫孫永寶
春秋中期	永保用之
戰國早期	永保用璽
秦	黔首大安

東周以降，周文疲弊。自春秋中期始，銅器的地域特徵愈加突顯，美術字興起。戰國中期以後，銅器的禮儀意涵漸弱而實用性質大增，銘文轉化為「物勒工名」，以簡約的工匠名做責任歸屬的簽署，影響直到現在的刀劍刻款與書畫題名。

漫漫三千年的銅器鑄造，有銘的，以「毛公鼎」的五百字為最多；以「宗周鐘」的作者（西周天子厲王）地位最崇高，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其志若何？則須詳審其字了！

和鳴雍雍聽樂鐘

宗周鐘的鑄製與音律

青銅鐘盛行於兩周時代，大多是成套組合，依大小次序排列，有一定的音階關係，所以懸掛起來，可以敲擊演奏樂曲，典籍中稱之為「編鐘」。

成套「編鐘」的件數隨時代改變，在西周早中期是三件一套，到西周晚期則常見八件一套（如柶鐘、中義鐘）。春秋早期出現九鐘成套，而春秋晚期的王孫誥編鐘則多達二十六件。目前可知數量最多的是隨縣曾

侯乙墓出土的戰國早期編鐘，共有六十四件。

從這編鐘數量簡史看，宗周鐘的製作絕非單獨一件，八件以上的成套是極可能的。銘文稱：「王對作宗周寶鐘，倉倉恩恩，廣廣雍雍。用邵（昭）各（格）不（丕）顯且（祖）考先王，先王其嚴才（在）上」（王於是鑄製宗周寶鐘，其聲倉倉恩恩，其音廣廣雍雍。用來彰顯並招徠神聖的列祖先王，先王威嚴地在上臨照），用「倉倉恩恩，廣廣雍雍」八字形容鐘聲的盛大，其聲能招徠神聖的列祖先王的臨保，必然是成組的大套編鐘了！只可惜傳世僅此一件。

有學者測試宗周鐘的基音頻率為199Hz，與汲縣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最大編鐘（M1:9）基音203Hz接近，203Hz約同西洋音階的G音。（參張臨生〈重器重寶——宗周鐘〉，《故宮文物月刊》三十一期）

我們參比故宮購藏的春秋中期〈子犯編鐘〉之正鼓音：

- 第一鐘：高一 二公分，音階D
- 第二鐘：高一 七公分，音階F#



春秋中期 子犯編鐘 八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戰國早期 曾侯乙墓出土編鐘 六十四件 湖北博物院藏

第三鐘：高一 六公分，音階G#  
 第四鐘：高一 七公分，音階C#  
 第五鐘：高一 四公分，音階B  
 第六鐘：高一 四公分，音階F  
 第七鐘：高一 三公分，音階C  
 第八鐘：高一 一公分，音階F

而宗周鐘的G音近於第三鐘，高度六五 六公分亦相去不遠，若擬想成套的宗周編鐘的音律設定與件數都和「子犯編鐘」相同的話，則此件「宗周鐘」很可能只是成套編鐘的第三鐘而已。

是否如此，我們期待考古發掘的驗證了！

三段式鑄銘

宗周鐘的銘文和語譯

舊名「宗周鐘」的「鉄鐘」（「胡鐘」），是西周厲王所製的祀祖樂器，造型嚴整、銘辭淵雅，故于省吾贊曰：「淵奧宏朗，體勢駿邁，唯《詩》、《書》有此境界」。

銘文分三部分刻鑄，自鐘體正中鉦部讀起為第一部分凡四行，接鼓左為第二部分凡八行，再轉至背面鼓右為第三部分凡五行，總共十七行

一百二十三字，其中有重文九字、合文三字。

重文九字：第十一行「倉=恩=」，十一、十二行「廣=雍=」，十三行「先=王=」，十四行「溥=豐=」，十四行「降余多福=余沈孫」

合文三字：第六行「廿（二十）」，七行「上帝」，八行「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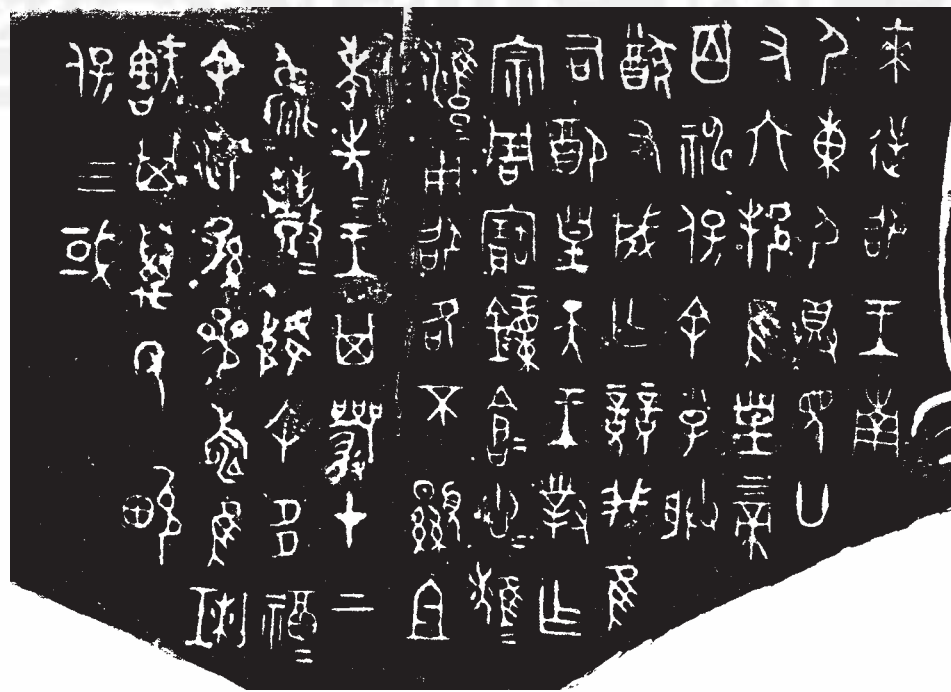
細誦全銘，處處押韻、換韻，是一篇措辭優雅、氣勢宏闊的韻文。

以下我們先將宗周鐘全部銘文予以分段隸定、標示出押韻字，再加語譯，以及段落提記。

一、王肇邁省文武，勤彊（疆）土，南或（國）服（濮）孽（子）敢召（陷）處我土，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武、土、都押韻，古音「魚部」】

周王謹遵文王、武王之道，勤勞於疆土的經營。南方服蠻諸國，膽敢侵擾我邦境地，周王遂奮起迎頭痛擊，更直搗至服國都城。

二、服（濮）孽（子）迺遣間來逆



邵(昭)王，南尸(夷)東尸(夷)具見，廿(二十)又六邦。【王，邦押韻；「陽部」、「東部」，鄰部旁轉】

南蠻國君於是派遣密使出迎周天子，並糾集南夷、東夷二十又六邦一起拜見稱臣。【第一、二段為史官敘事，第一人稱作「王」，以見周王功烈】

三、「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有)成、亡(無)競，我唯司(嗣)配皇天。」【神、天押韻，古音「真部」】

(周王立下戰功返京，慶功祭祖，禱辭說：)「唯我皇祖上帝以及各方百神，保佑我這後嗣小子，所有謀略都能成功而無與匹敵，我唯繼前人之業，以配皇天之德。」

第三段為周王禱天告祖之辭，故第一人稱用「余小子」、「朕」、「我」。

四、王對作宗周寶鐘，倉倉恩恩，廣廣雍雍。【鐘、恩、雍押韻，古音「東部」】



王於是鑄製宗周寶鐘，其聲倉倉恩恩，其音廣廣雍雍。

第四段復為史官語，以述作鐘陳祀之盛。

五、「用邵(昭)各(格)不(丕)顯且(祖)考先王，先王其嚴才(在)上。溥溥豐豐，降余多福，福余沈(仍)孫，參壽唯利，猷(胡)其萬年，峻保四或(國)」。【王，上押韻，古音「陽部」；福、國押韻，古音「職部」】

(周王又再禱曰：)「用來彰顯並招徠神聖的列祖先王，先王威



嚴地在，上臨照，其恩澤如甘雨般，溥溥豐豐地降下多福，福祐我這曾孫後代，受益長壽如參星之在天，猷(胡)才得以萬年永保天下四方。

第五段復為周王禱辭，稱「祖考先王」「余」、「猷(胡)」。

御前書家的「墨」寶

宗周鐘銘文的書法

宗周鐘既然是西周天子自作器，那麼書寫銘文以供工匠翻摹刻鑄的臣子，不就是後世在皇帝御前的書家嗎？且看這分為三部分的書跡：

宗周鐘銘文初看線條勁健、結

毛公鼎的流傳

時間、地點	流傳、事蹟	參考資料與備註
清道光22年(1843): 陝西岐山出土,古董商	張石韜雙鈎鑄鼎型寄予徐同柏(徐同柏時年69)	葉恭綽先生「毛公鼎銘精搨」上之容庚題記。見《徐籀莊年譜》——西周重器毛公鼎,頁61,引容庚語
咸豐2年(1852): 北京,山東濰縣,陳介祺處	古董商蘇億年載鼎入北京,又轉售至山東濰縣陳介祺處,陳氏即墨拓並予隸定題記	劉階平 陳簠齋先生手拓毛公鼎銘 中「陳介祺咸豐二年(40歲)毛公鼎墨拓釋文題記」。西周重器毛公鼎,頁53,圖版壹肆、壹伍
咸豐4年(1854): 山東濰縣	陳介祺贈拓本(陳峻拓)予徐同柏、吳式芬。徐同柏時年80。撰 毛公鼎考釋 而後卒。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著錄」275頁。吳式芬《撰古錄金文》、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有毛公鼎考釋。陳育丞 簠齋軼事,《文物》1964/4
同治10年(1871): 山東濰縣	陳介祺撰 毛公鼎釋文	陳介祺59歲
同治13年(1874): 山東濰縣	陳介祺「致王懿榮函」,討論毛公鼎之考釋	陳介祺62歲,有「致王懿榮函」。《簠齋尺牘》卷4,頁14。西周重器毛公鼎,頁16。
光緒2年(1876): 山東濰縣	贈拓本予吳雲,請其考釋	陳介祺64歲,褚德彝編印《簠齋吉金錄》卷首題記。西周重器毛公鼎,頁56
光緒10年(1884): 山東濰縣		陳介祺卒(72歲)。
宣統二年(1910): 端方處	陳氏後人售毛公鼎予端方,次年端方卒,未及錄入其《匋齋吉金錄》中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255、263。
民國元年(1912): 天津,華俄道勝銀行	端方卒後,其妾質押予天津華俄道勝銀行	
民國15年(1926): 北平,大陸銀行	改質押予北平大陸銀行	
民國19年(1930): 北平,葉恭綽處	葉恭綽購得	劉階平 陳簠齋先生手拓毛公鼎銘 中之馬衡題跋
民國19-20年 (1930-1931):北平	由其姪葉公超精搨銘文,後請商承祚、于省吾、孫海波、唐蘭、容庚、葉恭綽、董作賓題跋。	葉恭綽先生「毛公鼎銘精搨」上之容庚題記。西周重器毛公鼎 61頁,圖版壹捌
民國20年(1931): 上海法租界,葉恭綽處	葉恭綽攜鼎徙居上海法租界	
民國26年(1937): 上海	上海淪陷日寇,葉恭綽徙居香港,未攜鼎	
民國30年(1941)夏: 香港,葉恭綽處	葉公超至上海,密攜鼎赴香港,交葉恭綽	
民國30年(1941)冬: 上海,銀行	香港淪陷,葉恭綽攜鼎返上海,質押予銀行,由巨商陳詠仁出資贖出,待贈國家。	
民國34年(1945): 上海,杜美路「中美合作所」	鼎藏上海杜美路的中美合作所。蔣復璁、徐鴻賓接洽獻鼎事。	
民國35年(1946): 南京,中央博物院	5月,國府還都南京,鼎由上海移南京,歸中央博物院珍藏。	
民國35年(1946): 南京	10月,配合蔣主席六十華誕,舉行「文物還都展覽」(拓片為陳介祺搨,有楊守敬長跋)	
民國37年(1948): 台中北溝中博、故博聯管處	鼎隨文物移至台中北溝	
民國54年(1965): 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	鼎隨博物館北遷至台北外雙溪	

側,還是御前書家寫好後由工匠轉寫於陶範?我們不得而知(兩種都有可能),但即便匠師的傳移摹寫,也都能保留原書風韻,雖經泥塑修整,仍可重現御前書家的篆字風華。

宗周鐘銘偏方、剛勁兼圓秀;猷簠銘偏圓、渾厚而寬綽,但二銘的規整中有古意、舒徐裡含樸茂,雖或歪斜,自亦成趣。應是兩位風格略近的御前書家的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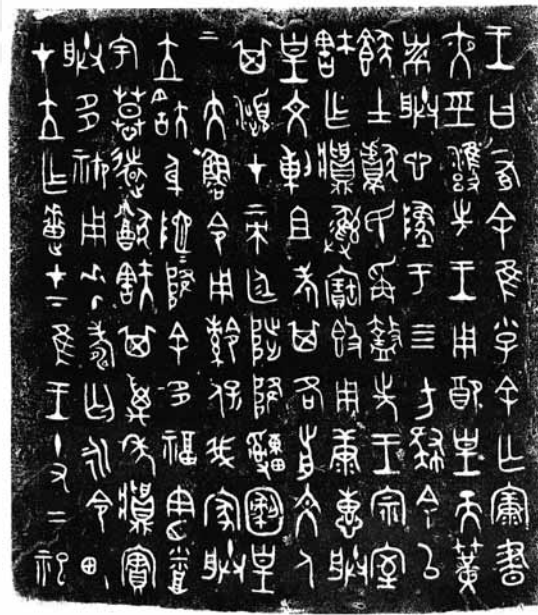
古今三千年、轉徙十萬里  
毛公鼎的流傳

毛公鼎鑄造於西周宣王初年(約公元前八 多年),距今近三千年之久;於一八四三年左右在岐山縣出土,由陝西到北京、到山東,又到天津、回北平,再至上海、南京,復渡海來台:先在台中、後在台北落腳,也轉徙了十萬里之遙。

岐山是西周貴族活動的主要區

域,出土過非常多的重要寶器,如大孟鼎、小孟鼎、天亡簠、裘衛四器等。

毛公鼎出土後,由古董商蘇億年購得載入北京,轉售給大收藏家陳介祺(簠齋),陳退休後,攜返山東老家,祕不示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陳介祺過世後,子孫逐漸散出所藏,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毛公鼎遂入端方之手。次年端方



猷簠銘拓



西周厲王 猷簠 寶雞博物館藏

書於一面略呈下寬上窄的長方空間(鈕部),各行字的中軸線並不在一直上,一、二行尚好,第三行的「土」「王」「敦」等便差距甚大。第四行各字多往右下傾斜,「子」字忒嚴重,料想工匠傳摹字形於外範時,是依著框邊處理,顧得每字結構,卻有些忽略字與字間的行氣。

第二部分(八行)與第三部分(五行)前後相接,共十三行:行五至七、來逆昭王、南

六、東夷具見,廿七、又六邦。唯皇上帝、八、百神,保余小子,朕九、猷有成,亡競,我唯十、司(嗣)配皇天王對作十一、宗周寶鐘,倉=恩=廣=十二、雍=。用昭格不顯祖十三、考先=王=其嚴在上。十四、溥=豐=,降余多福=,十五、余沈孫,參壽唯利,十六、猷(胡)其萬年,峻十七、保四國。

銘文在鐘體正面下的左鼓部和背面的右鼓部。因鐘壁微斜,第二部的八行皆右傾;第三部分的五行較正,但失鑄漫漶的筆畫甚多,第十五行「孫」上一字幾不可識,第十七行「四」字的首畫甚淺,致墨拓無法搨出。

第十六行行末「峻」字突然順上一字「年」的末筆而拉寬字距、字形引長,十分特殊。

從銘文的行款歪斜看,銘文不會是在平面書寫好後再翻製於外範上的。究竟是御前書家直接寫在外範裡

勢謹嚴、行款縱橫整飭,除了部分失鑄漫漶了筆畫以外(十三—十七行較多),如「省、土、王、廿、天、王、在」等字都有復古式的肥筆或墨丁出現,顯然是一種典雅莊重的訴求下的表現方式。

然而當我們開各行,分別審視後,又有另番感受。

第一部分四行:行八格

一、王肇適省文武,勤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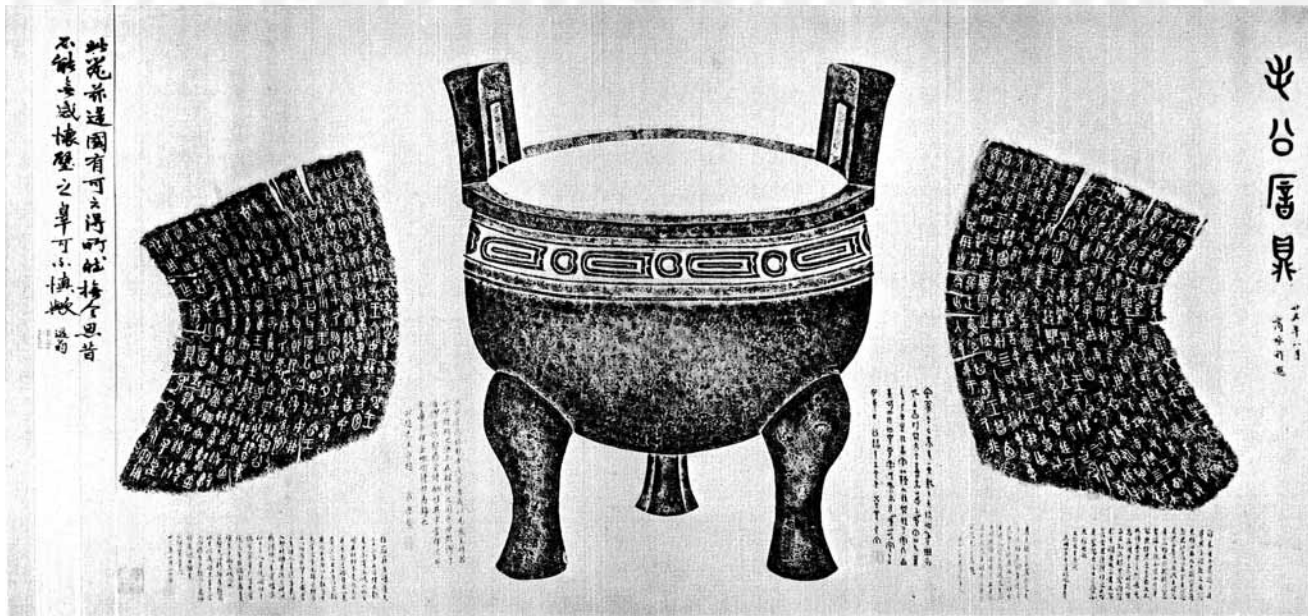
二、土,南國服子敢陷處

三、我土,主敦伐其至,撲

四、伐厥都。服子迺遣間

於一面略呈下寬上窄的長方空間(鈕部),各行字的中軸線並不在一直上,一、二行尚好,第三行的「土」「王」「敦」等便差距甚大。第四行各字多往右下傾斜,「子」字忒嚴重,料想工匠傳摹字形於外範時,是依著框邊處理,顧得每字結構,卻有些忽略字與字間的行氣。

第二部分(八行)與第三部分(五行)前後相接,共十三行:行五至七、來逆昭王、南



葉恭綽藏毛公鼎全形拓、銘文精拓及諸家題記



俯看全銘



看銘文左半下段

看銘文左上半段

看銘文右半下段

看銘文右上半段

歿，鼎又流出輾轉多家。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歸葉恭綽，鼎移存上海。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葉因戰亂困窘，鼎險為日本軍方所奪，遂秘密售鼎予陳詠仁。抗戰勝利（一九四五）後，陳獻鼎為蔣中正誕辰壽慶的賀禮，蔣即移贈給中央博物院（時尚為籌備處），一代重器，至此歸於公家。後隨文物遷轉，渡海來台。

寶物呵護不易，得見毛公鼎安座於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內，回想這三千年古今、十萬里轉徙，能不慶幸眼福不淺嗎？

右周父屠鼎銘兩段三十二行四百八十五字重文十一字共四百九十六字每字界以陽文方格中空二格近出關中岐山縣鼎字之多者習鼎不可見已真本末不易觀關中近日出土之鼎其大者字似習鼎少大尚為青綠所掩為李公所得次即孟鼎歸劉公皆長安官此鼎較小而文之多長五百蓋自宋以來未之有也典詰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觀止之歎歎乎季之奇於今日遇之良有厚幸也

咸豐二年壬子五月十一日寶蓋居士陳介祺審釋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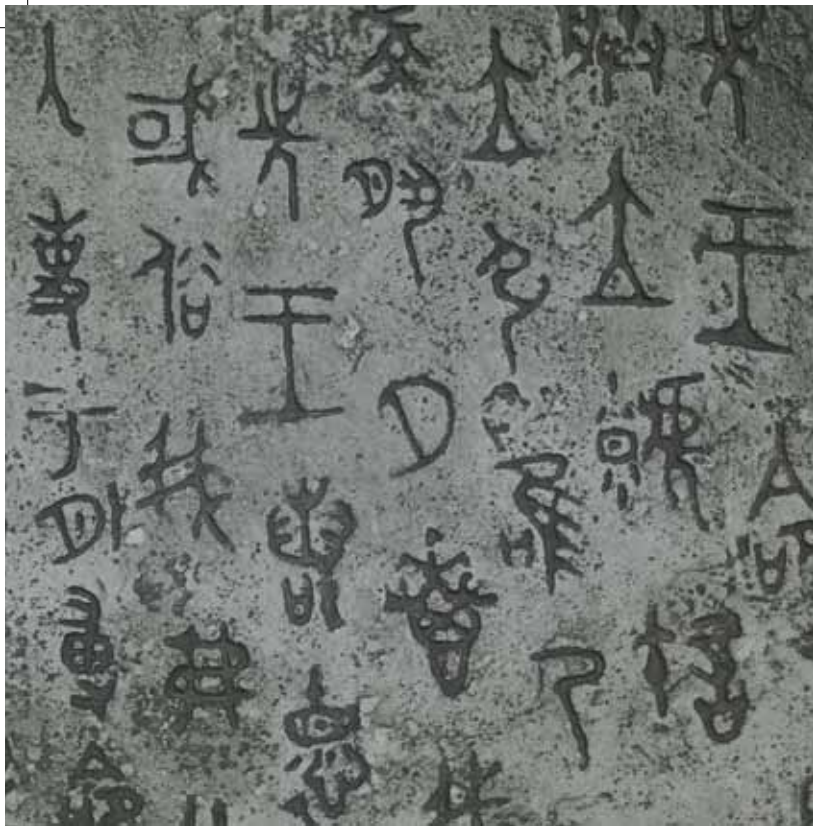
陳介祺藏毛公鼎，初予隸定後的跋語

變形的篆字

在球面書寫的毛公鼎銘文

前人常盛稱毛公鼎銘文書法的「渾樸茂麗」，允為大篆的典則，我們就近身看看毛公鼎的五百字銘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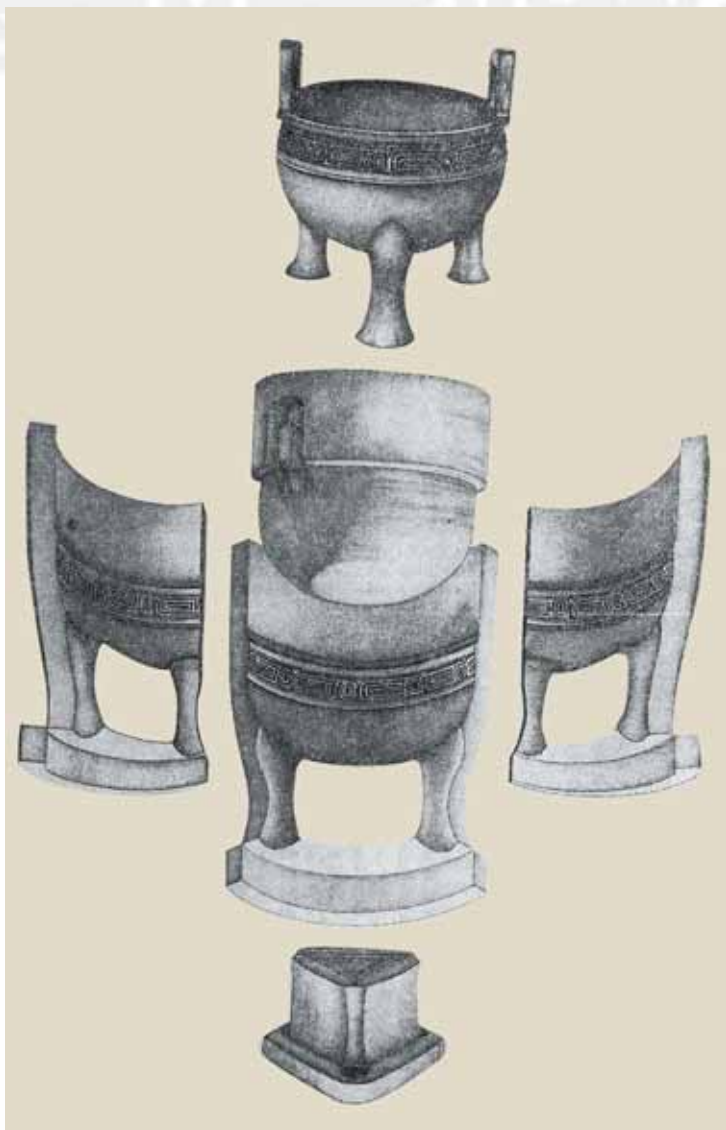
銘文三十二行鑄在腹內壁，分左右兩大半各十六行，上由口緣起，下經腹底至另一邊的腹壁。右半片六至十行的上部有清楚的陽線界格，陰凹銘文基本按格線書寫鑄作，但是許多字又往往寫出格外，覆蓋過陽線欄格。而因下腹部為球體的緣故，愈至下段的大幅射彎曲、愈無橫向排列對



毛公鼎銘文「王」字字形偏斜厲害，可知是在圓形內範上書寫之故



毛公鼎右半銘文下段隱約的縱界線與偏斜的「王」字



毛公鼎的型範組合及鑄成之鼎（銘文部份略），外範由四塊構成，倒置而鑄。（萬家保 毛公鼎的鑄造及相關問題，《大陸雜誌》第六十卷第四期。）

應，所以右列十六行的各行字，至中下段明顯往右偏斜；而左列十六行各行的中下段字形，也明顯往左偏斜，許多字形偏斜得十分厲害。

各行前四、五字書於口壁較直面，故字較端正且大小均勻；五、六字以後書於面隨球體彎曲，故字歪斜且大小間距不勻。

各行原或畫有十五至十六界格，前三行（一、三）與末三行

（二十九、三十二）彎曲弧度特大，故字距疏、字體大，僅十二至十四字（第三十二行更僅有十個字格）。其餘單行字數、字格較多者，皆因行末字體變小之故（如第六行、第十四行）。

三十二行皆齊頭、不齊尾，故各行後段的字形大小差異很大，這也與書寫表面的曲弧程度有關，若是在平面書字，絕不致如此歪斜；字的間距

和大小也不會那麼不穩定。故依照書寫的習慣研判，顯然是在球形內芯的大曲面上直接書寫，才會變成如此的歪斜結構。

詳視銘文字口，凡筆畫交會處，有變寬並加深的現象，且線邊有微凸反光。

我們推想可能的工序是：

一、在書銘前以竹刀在球形內芯上分右左兩半畫出淺淺的界格欄線，以掌握全篇布局，約略安排在內芯球體兩邊共三十二行，以容納此五百字文稿（當然，文章已是預先寫好在簡冊上的定本）。由於下腹是圓球體的緣故，右列十六行的前三行第四、五字以下往右偏斜；左列十六行後十三行的第四、五字以下則往左偏斜，所畫出的格欄也隨球體偏斜。

二、參考竹刀畫出的細線格欄，用毛筆依行格書寫反字銘文於內芯上，字形隨筆畫多寡而有大小變化，但因是在圓弧面的彎曲格內寫字，所以字體難免歪斜。又所

書篆字的字距依上下字之繁簡錯落自由調配，故往往跨越格欄。

（第十八行「一方」二字間距大，應是分屬二格；第二十六行「一直」與三十行「二鈴」的上下字間距極近，應是寫於同一格，作合書表現）。

三、依墨書底稿字形的筆畫粗細，擠泥條於銘文上（像現在生日蛋糕上的奶油字），加以按壓，使與內芯表面黏實（若未黏實，澆鑄時便容易脫落筆畫偏旁，乃至全字，成為失鑄字），同時以竹刀修整線條邊緣，使之合於底稿墨書線條，並表現出篆書應有的粗細變化。

從彩色放大照片看銘文字口，凡筆畫交會處，因原是兩道泥條重疊堆積，所以有漲開變寬並加深的現象。且線條邊緣有微凸，應即是竹刀修整凸起的泥條邊緣時，涉入內芯表面成了陰線，反鑄後遂成陰凹銘文線側的邊凸。

四、合範澆注，去外範後發覺有失鑄一塊（右半銘文的下部），又

補作外範加鑄，故部分銘文較模糊。

五、補鑄完成，清剔內芯，呈現陰凹鑄銘，可惜球面太曲，銘文過長，不易完全按實泥條，所以失鑄筆畫、偏旁，乃至全字之例甚多。

了解了毛公鼎銘在球面上書寫製作翻鑄的過程，便不致驚訝於銘文篆體有許多歪斜與變形，也才能在渾樸和茂麗的整體書風之外，享受那若不經意的異形的奇趣！

### 結語

在故宮現藏的銅器裡，還有兩件帶長篇銘文的重器：散盤（三百五十字）和頌壺（一百五十二字），本擬也作為水器、酒器代表，撰述小文，以與毛公鼎、宗周鐘的食器、樂器相應和，構成西周晚期四大名品，但礙於展出時程，姑俟諸將來。然由此數篇金文所開展的漢字源流探討，已足讓世人深感漢字王國的博大精深，以及生動雋永的逸趣了！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